



【庙堂江湖】

如果有啥贫困县市发不出工资,我很愿意有尊严地去接手当市长。

不要工资的市长

沈凌

自从十八大闭幕以来,公务员的福利压缩了不少,今年我们学院也连带着没有发中秋节的月饼。如果说这是我们中国走向廉政的必要代价,我真的一点儿抱怨都没有。不就几个月饼吗?我自个儿去商场买就是了。但是接下来,就有很多专家说:现在的公务员工资好低啊,至少应该加到人均1万元。

公务员工资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建议给公务员加薪的,一般都会受到网民的激烈抨击;而不建议加薪的,往往又会面对基层公务员的抱怨。这个就像是给国有企业老总限薪一样,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总经理本人,而是广大基层的企业职工。他们生怕老板

限了薪之后,他们的工资也会一二级地相应下降。

比如中石化老板就说了:想发大财的人最好不要做国企的老总。说的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马云这种二生本都变成中国首富了,千军万马挤过了独木桥的中国精英们,你们想发财自己去下海还不能捞一个全球首富回家来光宗耀祖吗?何苦守着国有企业或者公务员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工资呢?但是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员工就不一样了,他们需要和私人企业一样的工资薪酬才能养家糊口。所以,如果基层的公务员工资确实低于相应的私人企业员工工资,加一点儿大家并没有意见。

其实这是一个不难破解的困境。因为领导一般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口号如此,实践也应如此),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给晋升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官阶提高的同时,享受收入的下降?如果我们的基层公务员都能够拿到等同于私人企业员工的相应收入,而成为领导人的高级公务员每往上升一级,就减少一点相应的收入,等到你有资格变成一市之长的时

候,就拿个低保,甚至于像纽约前任市长一样,领个1元的象征性薪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有人说,你这不是捣蛋吗?如果市长甚至不如来大城市做保姆的工资多,如何能吸引到德才兼备的精英人士呢?话是这么说,但我们百度一下发现,在国外,这样的市长还挺多的,并不一定需要那位纽约前市长一样的亿万富翁做背景。

在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汉特曼在出任市长之前,已经当过40年的律师。62岁竞选市长成功,所以完全是把这个市长当做老年娱乐项目来对待的。看起来这个哥伦比亚市的市民真的是会算账,选这么一帮不拿钱白干活的人当领导,这才是真正的“活雷锋”嘛!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市长阿西姆埃尔温在任7年,每到周末,这位市长会长去会做他的另一项工作——到市民家里去掏烟囱。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少,他不得不继续重操他做市长以前的旧业,以赚钱贴补家用。

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一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因为政治理想,放弃了原来每小时100欧元的工作,当选了市长。可是他为此承

受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4个孩子上学,老婆失业在家,为了节省开支,作为市长的他每天乘公交上下班,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他就到一所社区大学做兼职计算机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教课费。

在法国埃斯普莱特市,市长安德烈烈2004年休年假期间,来到中国的成都索菲特酒店“打工”当起了大厨,每天工作8小时。

看了一圈,我还没有发现中国哪里有白干活的市长,所以如果有啥贫困县市发不出工资,我很愿意有尊严地去接手当市长,我不仅不要工资,还可以每个月倒贴1000元,用来资助一个贫困学生或者孤寡老人。有这样的中国贫困县市吗?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言无不劲】

如果孙膑生在当代,以经济学为业,他一定是极端信奉市场有效的学院派。

假如田忌与巴菲特赛马

李劲

《史记》中田忌赛马的故事,尽人皆知。这个故事流传千古,本身是一个典型的MBA教案——听起来很美,真要照着干,肯定不行。

试想,田忌出招,以下驷比齐威王之上驷,破坏了潜规则,齐威王不是脑残,岂会不察?此外,上驷一定可以赢中驷和下驷吗?相同排量的F1赛车从来没有绝对的赢家,更别说赛马了。再有,齐威王和田忌赛马是给田忌的面子,投点彩头,输赢都是小意思,把玩江山社稷的人谁在乎这个?孙膑教唆田忌为了一点钱跟领导玩猫腻,难道不想混了吗?能赢到钱吗?即便赢了钱,获罪于人君,岂非小赢而大输?故事结果令人诧异:孙膑成为了齐威王的幕僚。那是另一个MBA教案。

初读田忌赛马,豁然开朗,自以为得之,推敲其细节,似有漏洞,似是而非,唯有所讲的道理还在,这是简单又深刻的智慧。

一是知己知彼。知己即修身;知彼即知人,知社会,知国家,知世界,知过去历史,知未来未知,知宏观微观,知大道小术。二是扬长避短。准确地说,不是扬自己之长避己之短,而是扬自己之长对别人之短。查理·芒格曾说:对资质一般的孩子来说,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打到网球赛的前五名并以此谋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付出同样努力,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某工程公司的经理,同样可以过上中产以上的生活。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殊为不易。三是概率的观念。虽然田忌赢了赛马,如上所述,他取得两胜一负的概率并不是100%,而是低得多。这

不是一次胜券在握的比赛,但是故事昭示了概率的观念。做任何选择都没有100%的成功率,都有风险,要把风险算清楚,胜了欣然,败亦坦然。由此引申出“赛马三段论”,做任何事情都用得上:首先知己知彼,然后制订扬长避短的战略,最后在动手之前算清成功概率。

年轻时,沃伦·巴菲特像田忌一样喜欢赛马,他精心研究赛马彩池投注系统。在赛马投注时,一般人都是速度派,认为跑的最快的马能赢得比赛(难道不是吗?孙膑和田忌都是这样的人吧!),而巴菲特说自己是一名“旅途派”,他关注比赛中的很多细节:赛马的体重、速度、步速、血统、骑手的习惯等资讯和比赛时的气候、出发的排位、赛道的长度和形状,他力求捕捉每一匹赛马在比赛的“旅途”中将遇到的一

切,再做出判断。这是一套缜密的知己知彼的过程。他从不投注给最快的马,只选择能“赢”的马:它是一匹获胜率是50%而赔率是一赔三的热门马。巴菲特很少下注,因为通常获胜的概率并不高,直到发现真正的机会:有一匹黑马,市场没有发现,并定出了错误的赔率,这时候他会狠狠下注。少年巴菲特和朋友合作出版过一本杂志《马童之选》,预测一匹名叫海洋豪杰的马将获胜。结果它说了中,让投注2美元的人赚了27.8美元。

巴菲特在股市中驰骋了一辈子,被尊为巴神,他从凯恩斯、格雷厄姆、本杰明·富兰克林、卡内基以及孔子学说中汲取力量,他的投资理念包含着博大又朴实的智慧。他常调侃:股市投资和赛马如出一辙——他本人正是赛马三段论的践行者。

如果孙膑生在当代,以经济学为业,他一定是极端信奉市场有效的学院派,否则很难想象他为复杂的马匹、复杂的齐威王、复杂的比赛建立了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而巴菲特认为市场在有效和失效之间,把极端信奉市场有效的人称为“神经病”。在赛马中,旅途派遇到的实际情况总是很复杂:一匹负重较轻、胜率极佳、起跑位置很好的马很可能跑赢另一匹负重较重、胜率稍差、起跑位置差的马,这个账傻子也能算出来。但是赔率是这样的:劣马1赔100,好马2赔3,你如何决定投注给哪一匹马?

市场失效,简单模型失效,学院派束手无策,三段论沦为空谈。我们生活在一次复杂的比赛中,懂得大道理,还得成为旅途派,否则就赢不了。(作者系深圳企业管理人士)



【儒林经济】

由饮食而美食,由美食而人生,此为生活规律。

由饮食而美食,由美食而人生

王国华

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禁欲的国度,享受生活从没有成为过主流价值观。《儒林外史》中偶有几个例外,堪作点缀。先说饮茶。茶不能充饥,亦不是解渴的唯一途径,只能用来品。虽然可以去腻,但油腻本来不足,何谈去之。茶水更多是精神上的享受,它可以算作中国人的啤酒吧。

茶分成两部分:一为茶叶,一为泡茶用的水。一杯上佳的茶,好水是必不可少。古代没有自来水和矿泉水,水从何来?大多数是最易得的井水、河水之类(古代无工业污染,饮用河水是常态)。《儒林外史》中,稍有品位的应该是雨水,几次出现用雨水煨茶的场景。王太太嫁给鲍廷玺后,丫头一会儿

出来要雨水煨茶给太太喝,一会儿出来叫厨子蒸点心、做汤,拿进房来给太太吃。两个丫头川流不息地在家前屋后走,把婆婆气得够呛。开茶馆的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净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把房子里面一间给儿子、女儿住。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后面放了两个水缸,贮满了雨水。这么看来,雨水确是比井水和河水更珍贵的一种原料。

那么,还有比雨水更珍贵的吗?第五十四回中讲,荆元到城西清凉山去,找一个姓子的老友。那位子老者既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带着自己的五个儿子在园子里种花种竹。于老者在园子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手植几株梧桐,已经长到三四十围大。见荆元进来,于老者让他尝尝自己刚刚煮好的茶。荆

元喝了一口,问:“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于老者说,我们城西不比你们城南,到处有井泉可以吃。荆元感慨道,古人动辄说到桃源避世。其实哪里有什么桃源?只如您这样清闲自在,住在城市山林中,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答案出来了:比雨水更好的是山泉,比山泉更高的是“无所谓”(听起来有点玄)。这种“无所谓”或是水中最高境界。

名门之后杜慎卿请人饮酒时,先说明不要俗品,随后端上江南鲥鱼、樱、笋,下酒之物。别人吃肉,他自己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酒后杜慎卿叫取点心来,有猪油馄饨(水饺),鸭子肉包的烧卖,鹅油酥,软香糕,每样一盘拿上来。众人吃完,捧上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

则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小资味很浓。事实是,这位先生确实吃不得大荤。诸葛亮申三人请他吃饭,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小块板鸭,登时就吐吐起来。

还有一位是前面提到的王太太。这位女士先后嫁过两任,第三次嫁给鲍廷玺。鲍廷玺失散多年的哥哥来访。鲍廷玺打算买一只板鸭、几斤肉和一尾鱼,招待已是高官幕僚的哥哥。鲍妻王太太的父亲在副省级(布政使司)单位工作,虽阴差阳错嫁给演艺经纪人,但自小见多识广,教训丈夫说:“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他稀罕你这样东西吃?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圆碟子来,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才是个道理!”一番话

让丈夫佩服得五体投地。

俗语中有“穷养儿富养女”的说法,关键是这个“养”字。草根们骂街爱用“狗娘养的”,便是指责对方小时候没被养好。归结起来,“养”人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养男儿,需让其多吃苦头,多受累,多体验生活之不易,激发其斗志,将来可以自如面对各种困难。养女孩儿,则相反。若王太太的父亲在副省级(布政使司)单位工作,虽阴差阳错嫁给演艺经纪人,但自小见多识广,教训丈夫说:“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他一个抚院衙门里住着的人,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他稀罕你这样东西吃?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圆碟子来,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才是个道理!”一番话

由饮食而美食,由美食而人生,此为生活规律。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缘木求鱼】

这些年来,反倒是中国的一些西医总舍不得丢掉随时准备给中医扣过去的“伪科学”帽子。

一个赌局担不起“伪科学”之争

木木

中医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伪科学,原本是用不着争论的吧。

西医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在其传入中国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之前,中国的人口规模已在世界首屈一指多年了,人口规模庞大,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婴儿的出生率高且死亡率低,二是相当高比例的未成年人能够最终顺利地进入成年并组织家庭孕育后代。而这两点,显然都离不开中医及其背后整个医学体系的有效支撑。因此,仅从人口规模这个角度观察,似乎也很难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医扫进“伪科学”的“垃圾堆”里去。

小女上幼儿园之前,几乎没有生过病;上幼儿园之后,可能是适应能力

不够好的原因吧,也可能是同学之间交叉感染很难控制的原因吧,就经常生病,最极端的时候,上一场病刚“好”没两天,下一场病又接踵而至。小孩儿发烧生病的第一选择,当然是跑去儿童医院看;儿童医院的医生倒都有经验得很,几乎每次都是退烧针、消炎药地一通折腾。一年多折腾下来,孩子的体质大不如前。

有一次,着了点儿凉,小女又开始发烧,医生上来就给开了两种消炎药输液,问原因,答曰:现在搞不清到底是衣原体感染还是支原体感染,为了保险起见,只能一起上。这样的解释,本人很难接受,于是断然拒绝了这标准化的“专业”诊疗,听从了过来人的建议,抱着孩子跑去广安门中医院看中医。最终的结果,很让本人惊喜,没

验血、没打针、更没有输液,三副汤药下去,孩子居然就基本痊愈了。自此,孩子再生病,几乎再没着过急,都是直奔中医院,挂个儿科的普通号,三五副汤药喝下去,没有不药到病除的。

在自己的孩子治病这件事儿上,本人确实是真真正正的中医拥趸,但这并没让本人脑子发起烧来并进而胡话连篇地指控“只会输消炎药”的西医是伪科学。因为,但凡接受过哪怕一星半点的科学常识教育的人,恐怕都不会轻易言之凿凿地把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指控为“伪科学”,因为那样做,本身就背离了科学精神。

那位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大夫的所谓对中医的“挑战”,本身似乎就缺乏那么点儿科学精神。一个烧伤科的男大夫,居然打赌中医不能号

脉验孕,并据此断言中医是伪科学,不知道这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医学科班出身的大夫——其教育背景似乎应当如此,否则大约也进不了天下闻名的积水潭医院——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赌打得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外国西医和中国西医骂中国的中医不科学,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是伪科学。因为,但凡接受过哪怕一星半点的科学常识教育的人,恐怕都不会轻易言之凿凿地把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指控为“伪科学”,因为那样做,本身就背离了科学精神。那位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大夫的所谓对中医的“挑战”,本身似乎就缺乏那么点儿科学精神。一个烧伤科的男大夫,居然打赌中医不能号

西医之所以被公认为“科学”,“严谨”应该是这种认知的一个重要支柱。相对于“严谨”的西医而言,中医似乎就过于“不严谨”了,因此,“严谨”的西医指责起“不严谨”的中医来,往往格外地理直气壮;不过,要想让理直气壮免于仗势欺人的擅变,恐怕还是需要严谨一些。一旦真严谨起来了,恐怕就很难对一个延续了上千年并仍充满活力生气的体系作出“伪科学”的判断。在许多西方的西医都开始接受、研究中医、中药的背景下,这些年来,反倒是中国的一些西医总舍不得丢掉随时准备给中医扣过去的“伪科学”帽子,还真是奇怪也哉。妄图以一场赌局就担起“伪科学”的评判,不但不严谨,也不现实,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